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德國

蘇聯 Л·И·祖波克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譯 者 的 話

本書係根據聯共（布）高級黨校一九四八年俄文版現代世界史講課速記稿翻譯的，內容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英國、法國、土耳其、德國、美國等國的歷史。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發表後，蘇聯歷史學界曾指出這部講稿內容方面有缺點（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理論沒有成為這部著作的基礎），故本書僅供研究和學習現代世界史時參考之用。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中國人民大學世界通史教研室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北京鼓樓西大石橋胡同28號

※

1954年8月第一版

195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外Ⅱ3-4·31/X43/1/25·4X4/25·79,000字
0001-2577册(215+62+2300)

※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憑證發行

Л. И. Зубок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Германия 1918—1939 годах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лекций, ВПШ при ЦК ВКП(б), М. 1948.

聯共（布）中央高級黨校講課速記稿一九四八年版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時期的德國

Л. И. 祖波克

德國的十一月資產階級革命與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反革命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有力地推動了德國革命運動的發展。

西綫上仍舊延續着的戰爭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了。國內的糧食狀況日益惡化。相當多的人民羣衆都懷疑贏得勝利的可能。德軍最高統帥部還在拖延與蘇維埃俄國締結和約的工作。這在德國無產階級中間更加强了他們仇恨容克貴族與資產階級的軍國主義的王朝的情緒。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當郭福曼將軍在布列斯特表明了作爲『戰勝國』的德國妄想迫使革命的俄國接受帶有何種掠奪性的『和約』時，憤怒的德國工人開始要求自己的領袖採取堅決的行動。一月二十八日，德國各主要的無產階級中心城市爆發了同盟大罷工，這次罷工行動捲入了將近一百萬工人，它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質。工人們要求締結不兼併和不賠款的以民族自決爲基礎的和約，要求赦免政治犯、立即取消國內的戒嚴狀態和企業的軍國主義化、國家機構實行民主化並增加糧食的配給額。

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人取得了運動的領導權，却爲的是要使這一運動失去領導。這次同盟大罷工被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和謝德曼的叛賣政策破壞了。

在德國同盟大罷工時期，『革命工長』這種組織已在秘密地進行工作，秘密的蘇維埃也出現了。

工人羣衆突破了戒嚴狀態，佔領了街道。

一九一八年秋，德國及其盟國的軍事崩潰過程開始了。保加利亞的投降給協約國開闢了進入奧地利、進而通過奧地利直抵德國南部邊境的道路。不久，奧地利也投降了。不僅如此，保加利亞的投降還使協約國有可能佔領羅馬尼亞，而使德國喪失爲維持汽車運輸與空軍供應所必需的羅馬尼亞的汽油。魯登道夫和興登堡估計到當時的嚴重局勢，要求政府採取緊急措施以求締結停戰協定，並組織一個與協約國較易達成協議的新政府。

馬克斯·巴登斯基被邀請出來實現『民主』。十月五日，倉卒地任命了一個『民主』政府的人選，謝德曼和鮑威爾代表社會民主黨人，愛茲貝爾格和格拉別爾代表中央黨，也都參加了這個政府。這個政府企圖藉助於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用實行『民主』改良的辦法使國家免於革命，並極力促成爲德國可以接受的和約條件。

協約國的領導集團方面由威爾遜出面表示要求德國全面實行投降和威廉實行退位，以作爲對德國政府關於媾和中的請求的答覆。協約國力圖粉碎德國軍事力量，因而便拖延談判，並繼續進攻。

按照魯登道夫的命令而創立，並受到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支持的『民主政府』，不論是對和平問題也好，或是對帝制問題也好，都沒有決定的能力。關於這些問題的決定性的意見，必須由德國勞動羣衆，而首先是由工人階級來提出。

在羣衆壓力之下，政府釋放了監獄裏的政治犯。同時，它也被迫釋放了李卜克內西。

當時，列寧對德國的革命運動曾給以密切的注意。還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他就曾寫信給斯維爾德洛夫，說德國革命是最近幾天就要發生的事。

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端

革命起義行動是在前綫開始的。德軍統帥部決定挺而走險：它試圖派遣海軍艦隊進擊英軍，以突破封鎖。八萬水兵的死亡竟沒有使海軍統帥部驚惶不安，它認為重要的是：試圖挽救海軍的『榮譽』，以英勇的出擊提高軍隊的士氣，減輕羣衆增長不已的不滿情緒，並掀起國內沙文主義的新浪潮。

十月二十九日，海軍統帥部命令駐基爾的艦隊進擊英國海軍艦隊，可是革命的水兵却拒絕執行統帥部的命令，並開始以強力迫使軍官服從自己。到了十一月三日，這一運動就轉變成爲海軍的武裝發動。在基爾成立的兵士蘇維埃立即着手武裝工人和海陸軍兵士。基爾變成了革命的城市；市內紅旗飄揚，街道上遊行示威的羣衆絡繹不絕。起義的海軍水兵佔領了軍艦。革命的工人和水兵組織了工人水兵代表蘇維埃。起義擴展到了其他各城市。德國革命爆發了。幾天以後，漢堡、不來梅和盧俾克就都爲革命的工人和水兵所掌握。隨後，革命在來比錫、斯圖加特和慕尼黑也取得了勝利。

在這緊急的革命關頭，德國政府竟斷絕了與蘇俄的外交關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並要求蘇俄大使館撤離柏林。

在協約國實行反革命的武裝干涉時期斷絕與蘇俄的外交關係這種舉動，它的唯一目的是企圖討好

戰勝國。

列寧在說明德國的政策及其斷絕與蘇俄的外交關係這一舉動的特點時說道：「德國」……極力想與英法帝國主義者結成同盟。我們知道，威爾遜政府不斷發出電報，要求德國軍隊留駐波蘭、烏克蘭、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可是這些軍隊却要去給協約國做事：它們要去鎮壓布爾什維克，直等派來扼殺布爾什維克的協約國解放軍隊出現時，才准許德國軍隊撤出」〔一〕。

『斯巴達克』派〔二〕發表了告工人和兵士書，號召他們繼續進行革命鬥爭。『斯巴達克』派號召成立蘇維埃，要求釋放政治犯，推翻德意志聯邦各國內的王朝，立即與國際無產階級、而首先是與蘇維埃俄國建立聯系。柏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它是由選舉出來的工人革命工長組成的）和『斯巴達克』派發表了告柏林工人書，號召立刻實行同盟大罷工和武裝起義。工人羣衆以一致的行動回答了號召。

十一月九日，除了自治團體的企業以外，所有企業都捲入了同盟大罷工。柏林的起義工人佔領了警察局、沃爾夫局、電信總局和國會。軍隊與起義的無產階級匯合起來；全市很快就被他們掌握了。

李卜克內西從皇宮的陽台上向武裝工人和兵士的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隊伍發表演說，他說：『我宣告自由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在這個共和國中，將不再有奴隸；在這個共和國中，一切誠實的工作者都將得到恰如其份的勞動報酬……』

到處都成立了蘇維埃。但社會民主黨領袖却奪取了各地蘇維埃的領導權，並爲出賣革命而去利用各地的蘇維埃。

還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就想拯救帝制，他們要求羣衆不要採取沒有深思

熟慮的行動；但這時革命的廣闊規模却迫使他們不得不變更策略，而要求威廉第二退位。威廉第二被迫退位，並逃往荷蘭去了。政府倉卒地將政權交給社會民主黨人艾伯特。艾伯特立刻發表了告人民羣衆書，號召他們保持安靜和遵守秩序，並請求他們『離開街道』。當龐大的示威羣衆走近國會的時候，謝德曼才從窗口上慌忙宣佈德意志爲共和國，並提出諾言說不久就要成立社會主義政府。斯巴達克分子佔領了反動的賽爾里出版社的大樓而於十一月九日在資產階級報紙『地方道報』的印刷所出版了第一號『紅旗報』。

第二天舉行了柏林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全體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三千多名代表。對於這次全體會議，社會民主黨領袖事先是作好了細密的準備。他們愚弄兵士，挑撥兵士和工人之間的關係。維里斯與柏林駐防部隊中的反革命分子進行談判，把他們培養成反對革命工人的力量。艾伯特和蓋茲在全體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和協同工作。全體會議通過了成立中央政府——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的決議。參加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的，有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三個代表（艾伯特、謝德曼、蘭斯堡）和獨立派社會民主黨的三個代表（蓋茲、季特曼、巴爾特）。

工人和兵士的代表團包圍了李卜克內西，要求他參加政府。李卜克內西想要揭穿新政權的資產階級本質，因而就提出三項要求：（一）德國必須成爲蘇維埃共和國；（二）全部政權必須轉交蘇維埃；（三）必須清除政府中的一切資產階級閣員。他聲明說：如果這三項要求能被接受，他就同意暫時參加政府。社會民主黨人並沒有接受李卜克內西提出的各項條件，因此他也就沒有參加政府。

於是就成立了按其階級性來說是資產階級的一個政府。它的社會民主黨的閣員，『人民全權代表

蘇維埃』這個名稱，『實行社會化』的諾言——所有這些只不過是用以掩飾它的真正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藉以作爲欺騙羣衆的幌子罷了。

謝德曼分子想盡一切辦法來分裂工人階級。他們在工廠和兵營中、在大街上、在報刊上愚弄羣衆，號召他們與多數派社會民主黨一致。他們挑撥工人去攻擊斯巴達克分子，煽動工人和兵士反對蘇維埃俄國。他們公開鼓勵軍官和下級軍官成立反革命組織，鼓勵成立各種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復辟主義的聯盟和民族主義的組織。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竟與軍人集團結成同盟，以求擊破革命工人。政府首腦艾伯特每天用秘密電話與代理魯登道夫的職務的格列涅爾互通消息。大本營和『社會主義』首相竟想把『可靠的』部隊調進柏林，並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裝。

艾伯特政府保存了全部舊的國家機構。舊官吏和舊軍事指揮官都留任原職。社會民主黨用事物官員與技術助理人員的名義，使帝制時期的反動事務官都留在原先的職位上，這幫人塞滿了政府的大多數機關部門，成爲私有財產的保護者；這個『社會主義』政府在一項特別的聲明中向資產階級保證它並不打算沒收銀行的資產與儲蓄的現金。它甚至不敢提出對銀行實行監督這個問題，也不敢碰一下教會的收入。

十一月十一日，艾伯特政府與協約國訂立了停戰協定。根據與協約國簽訂的協定，艾伯特政府把德國軍隊留駐在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土上，並派遣軍隊去鎮壓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革命。艾伯特政府拒絕與蘇俄恢復外交關係，而且不肯接受蘇俄工人給德國革命工人運來的二十五車廂糧食這種兄弟般的援助。

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在一個宣言中發表了施政『綱領』。宣言中說：政府『以實現社會主義綱領

爲其本身的任務」。然而實際上政府僅規定了言論、出版、集會、簽訂集體合同等自由，擴大了關於保護勞動者的各項法律的效力範圍，取消了關於農業工人的某些中世紀的法令及其他等。政府答工人，從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只有斯巴達克派才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他們要求：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建立赤衛隊；取消軍事法庭；取消國會和各地一切議會；成立統一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全部政權轉交柏林蘇維埃（直到全德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成立之日爲止）；立刻邀請蘇俄大使館進駐柏林。斯巴達克分子還要求：立刻將興登堡和一切反革命軍官免職，並逮捕他們；在士兵羣衆中間大力進行革命宣傳；武裝革命工人和兵士；成立工人警察隊等。

但是，柏林的斯巴達克派總共只有幾百人，而在漢堡則不過七十人。他們甚至還沒有決心與獨立派社會民主黨人決裂，而建立獨立的革命政黨。在這種條件下，斯巴達克派就既不能領導各地的蘇維埃，也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綱領。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竟開始爲使蘇維埃由革命機關蛻化成爲掩護反革命的工具而進行鬥爭。正因爲如此，所以斯大林同志說：『……一九一八年底，當社會民主黨人領導蘇維埃的時候……他們竟然掩護反革命勢力來反對革命。』（三）社會民主黨的這種鬥爭是沿着兩條路線進行的：在社會民主黨領導機構能够掌握蘇維埃的地方，它就將後者變爲自己政權的馴順的工具；凡是不能這樣做的地方，它就採取一切辦法去破壞那裏的蘇維埃。十一月十二日，政府取消了兵士蘇維埃的權利，並聲明說：『軍官作爲指揮官的地位依然是有法律意義的。』帝國內閣總理艾伯特並着手組織柏林及其近郊

的軍隊的行動委員會，它的任務就是鎮壓革命運動。還在十一月十四日，艾伯特就對兵士蘇維埃發表聲明說：根本談不到建立什麼赤衛隊；只有斯巴達克派才在威脅着安寧與秩序。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宣佈不許各地蘇維埃干預司法機關的事務；而幾天以後，又命令赤衛隊交出武器，並停止成立新的赤衛隊組織。

艾伯特、謝德曼及其他人等竟在德國所有各工業中心發表演說，誣蔑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展開了瘋狂的煽動宣傳活動，主張儘速召開國民大會；他們欺騙工人和兵士，硬說能給予千千萬萬失業者以工作，給人民以自由；並說實現德國的統一的是國民大會，而不是蘇維埃政權。要求立即召開國民大會的積極的煽動宣傳，與反對斯巴達克派的公開號召結合起來。德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全部煽動宣傳，它實質上是爲消滅革命、把政權轉交給容克貴族和資產階級準備條件。

各資產階級政黨的改頭換面

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革命政黨以及無產階級隊伍中四分五裂這種情況限制了羣衆的創造活動，使他們迷失了道路，並失去進行勝利鬥爭的可能。

而同時資產階級手中保留着欺騙人民羣衆的一切工具，其中主要的是幾千種報紙和雜誌。在革命事變壓力之下，資產階級不得不把社會民主黨推上政治生活的前台；而各資產階級政黨則暫時退到後台。但是對革命的第一次驚慌剛消逝，所有各資產階級政黨立刻就在各種各樣『人民的』『新招牌下活

躍起來了。以前的保守黨人以『德意志民族人民黨』的形式而出現；它的社會基礎仍舊是大地主——受到富農、軍官和一部分官僚支持的容克貴族。『德意志民族人民黨』是激烈的反革命政黨，是共和國的敵人。它最堅決地維護大地主的利益；但同時黨內也有代表大工業家的利益的一派。這個黨還領導着某些農民階層、帝制時期的舊軍官和舊官吏。

早先的國民自由黨變成了『德意志人民黨』。一部分右派進步黨人也加入了這個黨。改組以後，重工業的代表人物成了它的基礎。在通貨膨脹時期，人們稱它爲『斯丁納黨』。某些官僚和知識分子集團也加入了這個黨。『德意志人民黨』的代表在黨綱上提出實行『民主、平等、秘密和沒有性別限制的選舉制』，但同時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共和國』這個字眼。它的對內政策就其反動性來說，與德意志民族人民黨人很少區別；而其對外政策則是以『民族思想』相標榜，這種思想的實質無非是主張集聚力量，以期發動新的帝國主義侵略。

過去的天主教中央黨開始稱做『基督教民主人民黨』。它依靠天主教的大地主、天主教的中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村中的天主教的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天主教工人。一方面，有大工業家（梯森、克列克涅爾）參加了這個黨；另一方面，它在基督教職工會中又有自己的代表。它的黨綱中包含着下列各最重要的要求：承認民主形式的國家制度；爲了提出『振奮』人民和國家的理想而反對唯物主義；扶植和維護強大的農民階級；復興國民經濟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等等。

德意志民主黨是早先的進步黨人與國民自由黨左翼和某些地方或區域性的團體合併而成的。這個

黨的社會基礎是輕工業資本家、廣大的知識分子羣衆和城市的中小資產階級。

這個黨的黨綱要求承認職工會、絕對遵守集體合同、實行累進所得稅制、徵收遺產稅和軍事利潤稅。

與各資產階級政黨藉改頭換面而鞏固下來、並在革命的招牌下偽裝起來以求再去欺騙人民羣衆的同時，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也增長了。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和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着手編制『精銳的』白軍；在這方面，保留下來的參謀本部給他們幫了忙，隨後諾斯克和謝克特將軍就親自直接從事於這一工作了。

罷工運動

職工會的官僚集團也趕緊來幫助資產階級。到了革命爆發後的第二個星期末，爆發了經濟性的罷工；這次罷工波及到柏林、上西里西亞、萊因和惠斯特法里亞省的許多企業。職工會領袖竟瘋狂地努力去和各地的罷工進行鬥爭。還在十一月十五日，企業家聯合會就和職工會簽訂了關於建立業務合作關係的『協定』。企業家承認職工會的地位，同意成立工廠委員會和八小時工作制；同時還採取步驟把職工會變爲必須幫助實現與鞏固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的機關。此外，企業家又力圖用必須實行仲裁以解決勞資糾紛的手段來剝奪工人實行罷工的權利。

同時，爲了欺騙羣衆，還成立了社會化委員會；考茨基和希法亭都曾與資產階級的代表在這個委

員會裏一起工作。這個委員會委員之一威里布蘭德竟聲稱：『要使那幫粗野的漢子安靜下來，就得對他們唸句『咒語』。而『實行社會化』就正是這樣的『咒語』。』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六日的叛亂。反革命力量的組織

除了採取上述這些措施以外，謝德曼分子並未放棄他們打垮革命先鋒隊、解除羣衆武裝而使羣衆軟弱無力的計劃。十二月六日，柏林和漢堡發生了公開的反革命叛亂；叛亂的目的是消滅蘇維埃和鞏固艾伯特政權。社會民主黨人維里斯在柏林的巴黎廣場聚集了特殊的一夥下級軍官匪幫；這幫人擁進了政府辦公廳，並宣佈艾伯特爲共和國總統。他們還打算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反對艾伯特和謝德曼』爲理由，試圖逮捕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

可是，由於陸軍司令部原定用以包圍柏林的『可靠』部隊受到阻難，叛亂分子的企圖失敗了。工人羣衆和駐防柏林的抱有革命情緒的海軍師衝到了市中心，拯救了柏林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六日的事件只是局部地揭露了反革命的活動。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不斷地發展着。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與軍人集團訂立了同盟，並給他們充分的行動自由。保存了自己的財富的德國大規模的金融和工業壟斷組織，用盡一切辦法來支持國防軍，並從革命爆發後馬上就着手建立其他各種反革命組織（包括法西斯組織在內）。

十二月六日的事件再一次證明：在反對革命的鬥爭中憑藉軍人集團的艾伯特、諾斯克和維里斯，

實際上促成了國內反革命勢力的發展。十二月六日以後，謝德曼分子開始認真地武裝起來，要去作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斯巴達克派）的鬥爭。在『社會主義』政府的軍政部中，設立了掌管武裝民團事宜的一個專門的機構。資產階級的報刊和反革命的組織進行了討伐斯巴達克派的廣泛的煽動宣傳。某些反革命組織，特別是『効忠於皇帝的人的同盟』，在宣傳品中、在羣衆大會上掀起了強烈的迫害猶太人的叫囂。

人民全權代表蘇維埃恢復了軍官的權利。前綫的軍隊仍舊服從大本營和忠實於它的軍官。大本營幫助軍政部施行各種最重要的措施。在大本營的直接幫助下，組成了『志願隊』。東部各區域的軍隊都改編成了『志願隊』，其中的『不可靠』分子都被逐出，而代之以招募來的『可靠的』兵士與軍官，即能作為反革命分子的馴順工具而加以利用的兵士和軍官。

西部地區組成了特殊的部隊——主要是由軍官組成的突擊大隊。諾斯克在基爾組成了對付革命工人的『鐵隊』。艾爾希加特把現役的青年軍官和老兵聯合起來而組成自己的艾爾希加特旅團。這個旅團在鎮壓革命分子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在社會民主黨人維里斯直接幫助下組成了各種反革命的團體：『司徒簡登維爾』（資產階級大學生的組織）、郵政官員的組織和官僚組織——德國人民協會。

總司令部一方面欺騙前綫軍隊並將軍隊變為反革命的可靠力量，另一方面又在不斷散佈關於『斯巴達克』派與蘇維埃俄國的偽造的和誹謗性的謠言。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的報刊，特別是社會主義黨領袖的演說，不斷供給了他們這一方面的材料。

謝克特將軍執行着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命令，而從德國革命爆發後的頭一天起就着手改編德國國防軍。他保存了國防軍的基本幹部和參謀本部。德國的國防軍仍然是國內的實際力量。

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柏林舉行了全德蘇維埃代表大會。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機構用盡一切力量以求爭得代表大會的多數，並阻撓『斯巴達克』派領袖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當選為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社會民主黨人利用了國家的、黨的和職工會的機關以及它在羣衆中的影響。『斯巴達克』派在組織上的脆弱便利了謝德曼分子。選舉的結果，當選代表大會的代表：社會民主黨有二百八十八人，獨立派社會民主黨——八十七人，民主黨——四十七人，沒有參加任何組織的兵士——二十七人，工人和兵士聯合團體——十一人，無黨派人士——二十五人。『斯巴達克』派的比較著名的代表人物中，當選的有蓋克爾特和列威萊。邀請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出席代表大會並享有發言權的提議竟被代表大會否決了。

在代表大會的第一次會議時期，『斯巴達克』派組織了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的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斯巴達克』派的代表團在代表大會的講壇上提出了下列要求：（一）宣佈德國爲統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二）政權轉交工人和兵士蘇維埃；（三）立即解除反革命分子的武裝，並武裝無產階級。

代表大會迫使『斯巴達克』派代表團退出代表大會以後，就從事於消滅蘇維埃的工作。大會通過了將行政權與立法權移交艾伯特政府的決議。關於召開國民大會的決議，以壓倒多數的票表決通過了。這就是說，代表大會實質上通過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決議。當時還通過了關於實行社會化的含混不清的決議案；其中說到要把適當的工業部門、特別是鑛業方面的工業部門社會化。代表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蘇維埃；當選的是清一色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為公開消滅蘇維埃作了準備。

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對革命運動的鎮壓行動採取了更加公開的性質。十二月二十四日，柏林組織了有利於艾伯特和謝德曼的第二次叛亂的嘗試。列基將軍的反革命部隊企圖解除人民海軍師的武裝。但是艾伯特和統帥部的計劃這一次又破產了：工人羣衆重新湧上街頭，支援海軍師，粉碎了叛亂者的計劃。

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極端緊張的局勢。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爲了不妨礙政府去實行消滅蘇維埃的各項措施，爲了不致喪失他們在工人中的威信，決定玩弄手腕，並退出了政府。獨立社會民主黨人退出政府以後，政府就任命了社會民主黨人威塞爾和諾斯克來填補他們的職位。政府決定『表示強硬』，並着手加緊準備明目張胆地消滅革命運動。

德國共產黨的成立

在這種條件下，德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一次成立代表大會。

德國共產黨第一次成立代表大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柏林召開的。左傾激進分子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產生的其他各左傾團體的代表也參加了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通過了有關『斯巴達克』派退出獨立社會民主黨和成立德國共產黨的決議。代表大會宣佈：德國無產階級的直接任務就是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然而，代表大會當時通過的許多決議却反映了『斯巴達克』派長期為其俘虜的那些半中派主義的觀點。

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證明：『斯巴達克』派還不了解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的作用。這些決議反映了盧森堡式的對自發的羣衆運動的崇拜。『斯巴達克』派也不了解列寧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學說；這一點，從代表大會宣告各地方組織在組織上實行自治的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而黨綱中對土地問題的闡述也是不正確的；黨綱中絲毫也沒有談到必須把沒收來的地主土地分配給少地的農民，以及把一部分土地分給中農。這就說明，代表大會還不了解無產階級有爭取同盟軍的必要。

代表大會在反對共產黨人在改良主義職工會中進行工作這一點上，也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

代表大會不顧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要求共產黨人參加立憲會議選舉的主張，而以多數票表決通過了關於抵制選舉的不正確決議。

儘管有着這一切缺點，代表大會的主要決議——成立德國共產黨——却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列寧曾認為：德國共產黨的成立對於建立共產國際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他寫道：『當『斯巴達克』派稱自己為『德國共產黨』的時候，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國際主義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國際，即共產